

社区的

想象与生产



郑中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区的 想象与生产

郑中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的想象与生产 / 郑中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61-8530-8

I. ①社… II. ①郑… III. ①社区管理—研究—北京市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13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特约编辑 杜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科委资助专项（2007-200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0YJC840099，2010-2015）、国家社科基金（12CSH039，2012-2016）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经费的资助。特此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1)
一 问题的背景	(1)
二 研究的意义	(5)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7)
一 “社区问题”的争论	(7)
二 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11)
三 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与社区自组织研究	(17)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设想	(24)
一 主要思路与内容	(24)
二 核心概念阐释	(26)
三 主要方法	(30)
四 社区与社区网的基本情况	(31)
五 社区调查过程	(34)
第二章 互联网时空重组的双重效应：去地方化 与再地方化	(36)
第一节 沟通媒介的发展与时空分离	(37)
一 面对面互动与身体共同在场	(37)
二 印刷媒介、交通技术发展及对	

2 社区的想象与生产

“在场”的超越	(42)
三 “在场”与“缺场”相交织的媒介与互动	(47)
第二节 现代社会发展中时空分离的辩证法	(52)
一 脱嵌和再嵌入	(52)
二 全球化与本土化	(55)
三 互联网实践：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	(60)

第三章 虚拟社区的自组织行为：参与网络和

团体的形成	(66)
第一节 虚拟社区的自组织形式	(66)
一 论坛和群	(67)
二 “非组织性”团体活动	(72)
三 “组织性”团体活动	(76)
第二节 虚拟社区的自组织与组织	(81)
一 虚拟社区自组织的组织	(81)
二 社区网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	(91)
三 社区网与政府组织的关系	(107)
四 社区网与商业组织	(123)

第四章 地方认同如何生产：基于虚拟社区发明

传统与孕育规范	(154)
第一节 传统的发明及其效用	(155)
一 传统的发明与历史连续性	(155)
二 政治的传统与社会的传统	(157)
第二节 发明社区传统：历史的生产	(159)
一 社区网周年庆典	(160)
二 社区足球超级联赛	(172)
三 社区趣味运动会	(182)

四 新年音乐会	(187)
第三节 作为“生活世界”的虚拟社区：社区精神 或规范的形成	(192)
一 公益	(193)
二 互助	(205)
三 民主	(216)
第五章 社区如何可能：从虚拟社区到“想象 的社区”	(225)
第一节 社区的本质：实体社区？网络社区？	(226)
一 实体社区：地域化社区的理解	(227)
二 网络社区：关系化社区的理解	(233)
第二节 社区“想象”的机制：通过社区网的自组织 过程生产社区	(241)
一 “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241)
二 虚拟社区与社区的“想象”	(246)
第六章 多元社区实践与多元想象	(258)
第一节 社区实践的多元化	(258)
一 嵌入型社区实践	(259)
二 脱嵌型社区实践	(266)
三 越位型社区实践	(277)
第二节 反思性多元社区	(281)
一 作为理念类型的多元社区	(282)
二 反思性社区与多元想象	(288)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299)
第一节 结论：从社区的想象到社区的生产	(299)

4 社区的想象与生产

一 互联网具有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双重效应 ... (299)

二 社区传统的发明促进社区认同的形成 (300)

三 虚拟社区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想象 (301)

四 社区多元化实践和社区网建构出反思性社区 ... (302)

第二节 讨论：社区网中的关系与社区治理问题 (303)

一 超越空间的迷障：社区网与“醒着”的城市 ... (303)

二 社区与社会：理性化与关系的再思考 (306)

三 社区网中的关系：虚拟和现实之间的
“选择性”关系 (310)

四 多元社区与复杂社区的治理：基于多元社区
重新思考社区治理 (315)

附 录 (323)

1. “亲子图书馆”规则 (323)

2. H 社区网募捐管理草案 (325)

3. H 汽车俱乐部章程 (328)

后 记 (33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一 问题的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大表现是“单位制”的解体。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形式和工具，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①。李汉林等人认为，“中国单位现象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之中，从而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实现人们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② 整个社会呈现国家与单位组织这样的两极结构。这个时候国家对社会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通过个体对单位资源的依赖实现对社会和个体的控制。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

① 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② 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和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 年第 2 期；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结构的变迁，后单位社会中社区建设以及治理问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单位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方式，一种资源获取方式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社会空间，出现孙立平先生所说的“自由流动的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①；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的整合和组织方式的替代，实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重要的选择。目前的一个学术共识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是如何改变社区行政化体制^②，实现社区自治，进一步就是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过程^③。

有限的社区自组织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社区发育，以及新型城市社会管理层面上的体制和制度创新问题。但是面对一个长期“全能型”政府和“单位制”管理的社会结构，中国普遍缺乏一种帕特南提到的“公民参与传统”^④。这更多地意味着社区参与的社会基础先天不足。这种所谓的公民参与传统可以在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各种类似互助会和合作社这样的地方公民组织的数量，以及各种地方团体的数量及参与状况体现出来。帕特南认为，这些公民参与传统有助于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进而促进社会横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而这些公民参与的结果是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制度效率提

① 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探索》1993年第1期。

② 王英伟：《城市社区组织结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3期；向德平：《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学海》2006年第3期。

③ 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周鸿陵、王时浩：《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刘志昌：《草根组织的生长与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高。但是就中国而言,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建设中各种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建立有效整合政府组织、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①,但社团组织总体上一一直存在许多体制上制约,受到政府的“合法性的控制”。而这种合法性的约束成为中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之一^②。与此同时,大量城市社区的重建和住宅商品化导致社区成员因为缺乏共同生活史和集体记忆而进一步产生社会整合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出一些社区的模式,比如所谓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但是总体上表现为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感普遍不高。吴巍的调查表明,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表现为,“参与意愿较低”“参与率不高且分布不均匀”“自治参与的程度不深、范围不广”。在该调查中,只有26%的居民表示,“愿意经常性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而“不愿意参与”的有12%;50%的居民一年也没有参与过一次社区事务,而且74%的参与者是离退体的老年人^③。王小章等人在H市的调查也指出,在研究对象中表示“不太愿意”和“不愿意”参与的居民总计达54.2%^④。同样,

① 张超:《城市管理主体多元模式探讨》,《学海》2006年第6期;钱振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理论阐释和行动分析》,“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论文集,2007年。

② 北京市民间组织研究课题组:《北京市民间组织调查与培育对策研究》,《新视野》2007年第3期;邵华:《合法性问题和社团组织的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谢珏:《中国民间社团的合法性获得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C社团为例》,《社会工作》2007年第7期。

③ 吴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原因及对策》,《福建行政学院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王小章、冯婷:《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对H市的一项问卷调查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许多其他研究也基本得出相似结论。总体上看,学者们普遍的发现比较一致,我国的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普遍不高,总的参与率不高,分布不均匀,老年人和学生远多于青年。参与程度不深,大多数情况下的社区参与局限在具体事务,而非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①。同时,邻里互动关系也趋向于淡漠化。研究者发现,由于邻里内部缺乏密切的联系纽带,真正基层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常见。而商品房住宅区的邻里交往较少,“社区”色彩最淡^②。这种中国社区发展的“嵌入性”结构问题决定了社区自组织作为一种“自发秩序”,以及社区如何形成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所谓的“网络社会”,朝向一种“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③。这种时空结构对于社区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虚拟社区可以使人际关系得以解放,实现跨越时空的社区形式和社会联系^④。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当互联网等技术使人们以前的各种公共行动实现“在家化”,是否会导致公共行动的减少?如果社区真的超越地域的束缚,在更大范围内维持社会组

① 李婷玉:《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张卫:《社区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力——对南京市锁金村社区的个案分析》,《社会》2001年第1期;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社会》2001年第1期。

② 王颖:《上海城市社区实证研究——社区类型、区位结构及变化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6期。

③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④ Malcolm Parks and Kory Floyd, Making Friend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1), 1996.

带^①，那么社区的含义是否就是个体网络本身？本地社区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意义，面对社会资本的下降趋势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而从中国的生活事实和研究现状出发，仍然应关注在时空结构变化，以及本土缺乏公民参与传统导致的社区发展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区建设、自组织的体制和制度创新问题，而忽视社区参与的行动者层面的实践^②，以及信息技术作用下的社会时空结构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 研究的意义

尽管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专门研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沟通过程，但是这些电子通信网络的密度和强度证明，虚拟社区也是一种社区形式。卡斯特尔甚至进一步认为，虚拟社区社会学将是新千年都市社会学的另一条发展轴线^③。目前国内的社区研究中，尤其缺乏对信息技术影响的关注。通常涉及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的社区影响的时候，人们谈到的都是所谓的与“现实社区”相对的“虚拟社区”。此时，虚拟社区是指一种区别于甚至某种意义上被看作隔离于日常现实生活的交往领域。但是至少从实际的影响来看，互联网也是一种社会网络的形成渠道，扩展了社会网络的范围。同时从这种沟通技术的实践选择来看，虚拟社区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社区形式，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本

① Barry Wellman and Barry Leighton,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5 (March), 1979.

② 马西恒：《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曼纽尔·卡斯特尔：《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257页。

地社区的一种社区组织工具，有潜力促进本地社区网络的形成。但是目前来看，对于这个层面影响的研究还很缺乏。而就传统意义上社区的研究，研究者更多从体制创新角度出发，容易忽视社区居民作为社区行动者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策略和分析。至少从目前的国内实证研究来看，即使在专家和行政话语上存在一些社区管理的模式，但是社区参与和社区归属感普遍不高。而随着住宅商品化的过程，商品房小区居民缺乏共同的生活史和熟悉感，这更加使社区的认同和自愿参与缺乏基础。一个缺乏参与的社区无论如何无法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如何促进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的产生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焦点。

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缺乏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实现社区的自组织与参与，如何应对“网络社会”和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的社区与社会自组织问题，进而探讨社区如何在这种自组织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北京 H 社区提供了一种地方社区自组织如何可能的现实选择。该社区是一个从 2000 年以后陆续开始入住、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新生居住社区。它面对一系列社区空间和城市环境的局限，以及社区重建中的制度滞后等问题。但是，通过一个居民自发组织建立的虚拟社区形成新生社区的本地社区网络联系、公民参与团体，以及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这个地方社区在虚拟社区的组织之下再度繁荣起来。

本研究以 H 社区为个案，试图关注的问题是其虚拟社区如何实现在本地社区的“再地方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社区”得以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 试图研究沟通技术导致的时空框架变迁与中国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的社区自组织问题，关注具有“去地方化”效应的虚拟社区，以及组织过程在突破时空结构限制的同时，如何对一个新兴的地方社区的再组织和自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这一分析超越虚拟和现实的二元论，将虚拟社区研究推进到

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关注虚拟社区如何与一个地域社区融合，如何有助于地域社区的自我维持和再生产的过程。借助于研究新的沟通技术对地域性社区的影响，介入“社区问题”的争论，进而深入探讨大规模社会变迁中社区如何可能的机制。因此对于社区认同、社区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从实践层面来看，对于一种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社区自组织过程的研究，有利于探索一条借助于互联网新的社区参与路径，有力应对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社区信息化管理。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本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化背景下转型中国的都市社区自组织问题，试图研究虚拟社区如何重构一个本地社区的生活世界，实现社区自组织与社区的生产过程。总的来看，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供参考：社会学关于“社区问题”（the Community Question）的争论；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转型中国的社区治理和社区自组织研究。

一 “社区问题”的争论

所谓“社区问题”关涉社会系统的劳动分工多大幅度地影响初级纽带的组织和内容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变迁中社区的本质这个问题。从滕尼斯和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持续思考着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现代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社区结构，比如，相应于民族国家行动的扩大，本地社区自主性和团结的缩小；城市居民在日益增强的流动性下可与之联系的人的多样性；社会互动密度的增加；廉价而有效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也可以在更远距离地保持社会联系等。目前有三种关于“社区问题”的争论：社区消失论（Community Lost）、社区继存论（Comm-

nity Saved) 和社区解放论 (Community Liberated)^①。

社区消失论是古典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区”和人们的初级纽带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逐渐走向消亡,或者说被弱化了,被更大的“社会”或次级纽带所替代,个体更加依赖于正式组织。这种观念以滕尼斯、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为代表。这种社区观念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工业化的劳动分工对初级纽带结构的潜在影响。但是巴里·威尔曼 (Barry Wellman) 认为,消失论者可能忽视了,在工业化社会系统中初级纽带不是被弱化,而是已经在结构上被改变。社区继存论者认为,在这个工业化社会系统中邻里和亲缘团结持续存在着,比如,表现在他们仍然提供各种社会支持、社会交际,对于共同体的愿望,以及社会生态上分化成同质的居住区和工作区等。而社区解放论者则认为,那种过去的面对面社区已经不存在了,社区已经从地方中解放出来,在更大地域组织起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解放论主张,居住区、工作场所和亲属群体的分离使都市人卷入到多种社会网络中。这些网络只具有弱的团结性情感 (solidary attachments); 居民的高度流动性弱化了现有的纽带,妨碍新的强纽带的产生;廉价而有效的交通和通信工具降低了空间距离的社会成本,使得分散的初级纽带维持起来更容易;城市和民族国家的规模、密度和多样性,与大量互动工具一起使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没有清晰界限的多重网络;初级纽带的空间分散和城市的异质性使人们紧密结合成团结性社区 (solidary communities) 的可

① Barry Wellman and Barry Leighton,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5 (March), 1979; Barry Wellman,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5, 1979, pp. 1201 - 1231.

能性更小^①。

威尔曼则认为，在许多社区分析中关于社区问题的结构性聚焦已经与其他两个社会学问题混淆在一起：对维持团结性情感的条件过度关注，反映了持续的对规范性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和共识的强调；另一个问题是过于把初级纽带定位于本地地区，反映了都市社会学家对于空间分类（spatial distributions）的特别关注。结果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结构化的社区问题常常被转化成研究地方团结（local solidarity），而不是研究发挥功能的初级纽带，甚至认为，现在都市社会学倾向于成为一种“邻里社会学”，也就是社区研究牢固地被定位于邻里研究。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现代的交通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跨地域、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而无须局限在“邻里”和空间就近性的地域约束中。威尔曼以个体网络视角和方法入手，以“网络”取代邻里社区和地方团结的传统社区观念，试图分析在社会结构和技术变迁中社区形态的转型。相对而言，威尔曼倾向于支持社区解放论的解释。他的社区观具体上是一种“私人社区”^②或“网络社区”（network community）^③观念。也就是把社

① Barry Wellman,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1979, pp. 1201-1231.

② Barry Wellman,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y, In: V. Marsden and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1982; Barry Wellman, Peter J. Carrington, and Alan Hall,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Wellman Barry and S. 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Barry Wellman and Stephanie Potter, The elements of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Wellman Barry, eds.,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Westview Press, 1999, pp. 49-82.

③ Wellman, Barry, The Network Community, In: Wellman Barry, eds., *Network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Westview Press, 1999.